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2n1441

為霖禪師雲山法會錄

(弟子)謝大材・潘道靖・黃大廣

同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441-A 法會錄序
  - 為霖禪師說
  - 答程墨庵居士三問
  - 五位宗旨
  - 誡捕黃蛤文
  - 李偉吾居士五十慶九文
  - 遠公詠
  - 黃宇珍十二影詩序
  - 等韻指月序
  - 五經宗趣序
  - 重刻月上女經序
  - 復弁山且拙和尚書
  - 答檀園大師書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41-A 法會錄序

東晉遠公與隱士劉遺民、雷次宗、宗炳諸賢結社東林，每於六齋日講道，互相徵詰，究明佛理，為淨土資糧。
霖和尚之飛錫白雲也，亦於齋日會諸仁者，東語西話，若禪若教，不靳披剝，明白簡易，如指諸掌。即釋尊四十九季隨機說法，及末後拈花示眾，不是過也。豈非師之婆心徹困，落草求人者乎？予少嗜內典，尚作文字解。迨歷三十載，窮通得喪，而津津有得。至今日而寢食與俱，當凶悔憂虞之境。所謂愛別離苦，冤憎會苦，求不得苦，諸苦畢集。然真張一菴，決不受此苦也。吾師心生憐憫，時時惠我以所錄經函，及古德名言。葢知予胸中曉了，投以佛語必讀，讀之必終卷不忘。所謂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
No. 1441
雲山法會錄

為霖禪師說。

優婆塞弟子(謝大材、潘道靖、黃大廣)同錄

師云：今日與諸公聚首，將東語西話結箇般若因緣，不知從甚麼處啟口？良久，云：淨法界身本無出沒，大悲願力示現受生。我釋迦如來成道以來，已經塵點劫數，此番出現不為別事，唯為一大事因緣，所謂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然眾生本來是佛，知見是佛本有，只為無人開示，無由悟入。所以無始劫來，念念只開眾生知見，造業受報，沉淪生死，無由得出。世尊以同體大悲，深生愍念，乘願出現。華嚴經云：爾時，世尊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，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、自然智、無礙智即得現前。我當教以聖道，令離妄想，于自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，與佛無異。於是於菩提場示成正覺，為諸根熟大士及天龍八部稱法界性，說華嚴經。又為一類聲聞、緣覺，雖在法會，如聾如瞽，不見不聞。乃脫珍著弊，示釋迦丈六之身。於鹿野苑，為諸根劣者，於一佛乘，分別說三。所謂為聲聞乘，說四諦法。為緣覺乘，說十二因緣法。為權乘菩薩，說事六度。至方等，則為諸菩薩，廣說大乘諸經，以誘引小乘，入于大乘。又以般若，多方淘汰，蕩其法執。直至法華會上，開權顯實，會三歸一。所謂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為諸聲聞弟子，授記作佛。至今日，但有信解之者，亦在授記之內。至此出

世事畢，乃唱入無餘涅槃。以此觀之，如來從始至終，種種方便，權實偏圓，說無量法。無非為諸眾生，破諸妄想，令見佛性，不為別事也。然身心世界，一切諸法，無非是妄。若能達妄本空，非使之空。知真本有，非是新得。則入佛法也，其庶幾乎。

師云：世尊一日陞座，拈一枝金色波羅花示眾，百萬人天悉皆罔測，唯迦葉尊者一人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實相無相、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傳化將來，毋令斷絕宗門。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其源始此。葢世尊四十九年以語言文字、權實頓漸逐機演說，未暢本懷，至此覿面拈出，全體現前，唯上根利智頓見頓證，始堪領荷。迦葉傳二祖阿難，阿難傳三祖商那和修，三祖傳四祖優波毬多，乃至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見我東土有大乘法器，乃特航海而來，是為東土初祖。始見梁武帝，問以有為之事不契，遂潛渡江至魏，居止少林凡九年，終日面壁而坐。後得二祖神光，斷臂安心，禮拜得髓，遂付衣法。有偈云：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所云傳法者，乃傳一心之法，非自心外別有法可傳，唯為人解粘去縛，反迷就悟，令見自性，是為傳耳。二祖傳三祖：僧璨大師。三祖傳四祖：道信大師。四祖傳五祖：弘忍大師。五祖傳六祖：慧能大師。六祖八十生為善知識，示不識文字，唯開見性法門，其道大振。永嘉云：六代傳衣天下聞，後人得道無窮數。曹溪門下，得道如林。先是達摩以來，唯人傳一人，至六祖止其衣鉢。其法普傳大弟子二人：一曰青原思，一曰南嶽讓。讓出馬祖一，馬祖出八十餘員善知識，大弟子曰百丈海。海出二人：一曰溈山祐，一曰黃蘗運。運出臨濟玄，是為臨濟宗；祐出仰山寂，是為溈仰宗。青原出石頭遷，遷大弟子二人：一曰天皇道悟，一曰藥山惟儼。儼出雲巖晟，晟出洞山价，价出曹山寂，是為曹洞宗。天皇出龍潭信，信出德山鑒，鑒出雪峯存，存大弟子二人：一曰雲門偃，是為雲門宗；一曰玄沙備，備出地藏琛，琛出法眼益，是為法眼宗。雖五宗接人機用不同，無非發明世尊拈花一著子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而已。其溈仰、雲門、法眼三宗，與宋運俱終，傳至今日，唯臨濟、曹洞二宗。時當末法，人根下劣，學人既無真實為生死之心，又少真正師承，唯以拂子名利居懷，人我鬪諍為事，充塞閭閻，成風成俗。先師嘗言：今日臨濟不成，臨濟不待曹洞非之也；曹洞不成，曹洞不待臨濟非之也。此言盡之矣。有志之士，一聞此言，痛心疾首，孰肯受之？唯望法門有越格道流，向釋迦未現西乾，達摩未來東土，自己未入父母胞胎已前一覷，覷破釋迦、達摩自己是什麼陽燄空花，始好向這裏赤身擔荷，庶幾挽回末法弊惡之風。苟無其人，則所謂宗門者，掃地盡矣，尚何言哉？又云：學

佛法者，學出世法也。苟夾襍一念世法之心，則雖勤苦修持，談玄說妙，[糸*息]在世法上著倒，與佛法沒交涉。須信得這一件是出世大事因緣，須辦得一副出世心行，始堪入門。如今日與諸大眾焚香靜坐，講論片時，乃是世人所無者。傅大士云：世人愛黃金，我愛剎那靜。金多亂人心，心靜入正定。唯杜絕諸緣，堅凝正念，使靜慧發生，方能明理。不然，雖終日談宗說教，畢竟法不入心也。
隱和尚曰：大珠禪師云：身口意清淨，是名佛出世；身口意不清淨，是名佛滅度。所謂佛者，非外有相佛，乃當人本有靈覺之性也。三業清淨則現，不清淨則隱。不清淨者，以三業具于十惡。身有三惡，謂殺、盜、婬；口有四惡，謂妄言、綺語、惡口、兩舌；意有三惡，謂貪、嗔、痴。是惡若止，即名十善。以惡有逆性之用，故佛性隨之而隱，義說為滅度耳；善有順性之功，故佛性隨之而現，義說為出世耳。所以學道之士，當時時檢較三業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心，是諸佛意也。
士雲：居士問曰：此心難制，晝夜不住，行坐紛馳，為之柰何？師曰：此心意識作祟，正當以佛知見治之。永嘉云：損法財，滅功德，莫不繇茲心意識。是以禪門了却心，頓入無生知見力。唯知見力，為能了心而入無生也。眾生無始劫來，未曾離念，若無佛知見力，則永無止息之時。此佛知見，真伐煩惱根之利斧，渡生死海之迅航，不可須臾離者也。
師云：眾生妄想無量，其最轇轕難解者，不出身心二見。圓覺經云：一切眾生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譬彼病目見空中花，然空實無花，病目者妄見有花。圓覺自性本無身心，迷圓覺者妄認四大六塵為身心，所以千經萬論廣破身心二見。二見既破，佛性自現。身見破，則幻身即是法身；心見破，則幻心即是靈明佛性。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是也。七佛世尊各以一偈傳法，而偈偈皆破身心二見。如毗婆尸佛偈云：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象。幻人心識本來無，罪福皆空無所住。無相者，實相也。以非心意識所緣之境，故云無相。此身於無相中，仗因託緣而生，猶如幻出。既如幻出，則幻人之心意識本來自無，非使之無也。心意識既無，則所造之善惡罪福，但如浮雲度空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安有所住著之處乎？其毗舍浮佛偈曰：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。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。四大者，地、水、火、風也。圓覺經云：我今此身，四大和合。所謂髮毛爪齒，皮肉筋骨，髓腦垢色，皆歸於地。唾涕膿血，津液涎沫，痰淚精氣，大小便利，皆歸於水。暖氣歸火，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，當在何處。即如此身，畢竟無體。和合為相，實同幻化。四緣假合，妄有六根。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。妄有緣氣，

於中積聚。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此虛妄心，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。以此觀之，前佛後佛，同一舌頭，同一音吼。身本無身，唯假借四大以為身。心本無生，唯因前境而妄生。前境若無，則心亦不可得。心不可得，而所起之善惡罪福，又豈可得乎。故云無所住，以無法可住也。萬曆間，達觀老人，一生說法接人，唯此一偈。且曰：老漢只持得前兩句熟。若後兩句總熟，則生死二字，不柰我何矣。嘗令人離四大觀身，則此身乃龜毛兔角。離前境觀心，則此心乃陽燄空花。此言尤為痛切，不可不審知也。迦葉佛偈曰：一切眾生性清淨，從本無生無可滅。即此身心是幻生，幻化之中無罪福。此偈直提出清淨之性，本無生滅。身心但是幻生，而幻化之中，罪福不可得。較前後諸偈，更痛切明白也。

師云：博地凡夫，未階聖位，孰能無過？但知非改悔，則善莫大焉。苟不知非，則永無改悔之日，而恣情造業，不至泥犁不止也。

師云：一部楞嚴經，最初開口便曰：一切眾生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。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意云：若知有常住真心，則不用諸妄想，而無生死輪轉。以常住真心，是人人本有底，只為不知。以不知故，反認妄為真，造生死業，永無出苦之日耳。如僧問古德：如何是頭？古德答曰：只須知有。僧曰：如何是尾？古德曰：盡却今時。蓋有頭方有尾，直得頭尾完全，更須知有向上一著。

師云：佛祖出世，建立無量法門，別無他事，只是要人知有。如達摩祖師西來，最初見梁武帝，帝問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祖曰：廓然無聖。達祖可謂劈腹剜心了也。無柰武帝不領，猶存人我之見，乃曰：對朕者誰？祖曰：不識。只這不識二字，盡大地人不柰何。唯知有者，默契于言外可也。

師云：臨濟一日上堂曰：有一無位真人在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，臨濟已貴買賤賣了也。若也搆得，則知赤肉團上壁立萬仞，更討甚麼生死？時有僧出問：如何是無位真人？臨濟下禪床擒住曰：速道！速道！可謂徹困婆心，恩大難酬。怎柰這僧不會，臨濟推開曰：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？臨濟到這裏又現出三頭六臂了也，誰人湊泊得他？古德云：若無後語討什麼？臨濟知言哉！

師云：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，石頭問曰：汝在這裏作麼？曰：一物不為。頭曰：恁麼則閒坐也。曰：若閒坐即為也。頭曰：汝道不為，不為箇甚麼？曰：千聖亦不識。頭以偈讚曰：從來共住不知名，任運相將祇麼行。自古上賢猶不識，造次凡流豈可明？師云：藥山只箇閒字，亦不肯受。坐斷凡聖路頭，直見根抵。石頭不得不讚之也。大眾，若要知有，只須識得箇千聖不識底。只如千聖不識底，作麼生識不識不識？

師云：藥山坐次，有僧問：兀兀地思量箇甚麼？山曰：思量箇不思量底。曰：不思量底作麼生思量？曰：非思量。師曰：這箇便是古人參禪底捷徑工夫。凡夫終日在思量裏過日，焉知得自己本有箇不思量底？若也知得，然後時時但思量那箇不思量底是何面目。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既久，豁然了悟，如雲開見月，始知這箇思量底原非思量。如此，可謂善思量者矣。

師云：南泉曰：三世諸佛不知有，白牯黧奴却知有。師云：三世諸佛為什麼不知有？只為無有可知。白牯黧奴為什麼却知有？為他不曾失。山僧分明道破矣，大家各自看取。

士雲：居士問曰：佛法廣大，畢竟從何門而入？師云：從信門而入。大智度論云：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華嚴經云：信為道源功德母。宗門云：一入信門，便登祖位。世尊多生不妄語，感廣長舌相之報。每說法，出舌示人，顯言可信，無虛妄也。故云：佛言不信，何言可信？所謂信者，一信佛語，二信自心。忠國師云：禪宗學者，須信佛語。一乘了義，契自心源。不了義者，互不相許。如師子身中虫，自食師子肉。今之不信佛語者，非不信佛語，是不信自心也。

夢蘇居士問曰：苦空之理，請師開示。師曰：昔世尊臨滅度，阿難問佛：世尊涅槃後，我等依止何人？佛告阿難：若今現在，若我過去，依止四念處，莫依止餘。四念處者，謂身、受、心、法。一、觀身不淨。不淨有五：一、種子不淨，謂父母赤白二點；二、住處不淨，謂母腹中熟臟之下，生臟之上，如處廁坑；三、相不淨，謂九孔常流；四、性不淨，謂性是不淨，即洗至微塵，亦臭穢故；五、究竟不淨，謂捐棄塚間，如朽敗木。二、觀受是苦。受者，領納義。受有三種：一、領違境，則生苦受；二、領順境，則生樂受；三、領中庸境，則生捨受。三、觀心無常。謂乍善乍惡，起滅不停。遺教經云：心之可畏，甚于毒蛇、惡獸、怨賊、大火、越逸，未足喻也。古德云：當作心師，勿師於心。四、觀法無我。謂此身唯有四大，無有我者。身且無我，況身外乎？此四念處，以智慧力，常勤觀察，勿令暫忘，除世貪愛，速證泥洹。

師云：旰江壽昌無明師翁，諱慧經，撫州崇仁裴氏子，嗣廩山忠和尚。閱傳燈，見僧問興善：如何是道？善曰：大好。山不諭其旨，遂致疑苦參。一日，因舉石，豁然大悟。有偈曰：欲參無上菩提道，急急疏通大好山。知道始知山不好，翻身跳出祖師關。道霈嘗頌曰：問道無端答好山，木人推倒出重關。而今拔地凌空起，依舊蒼蒼薄霧間。

師云：博山無異。師伯諱元來，舒城沙氏子。一日，覩上樹人大悟，走見壽昌。昌問曰：近日如何？山曰：有一條活路，只是不許

人知。昌曰：為什麼不知？山曰：不知，不知。道霈頌曰：一條活路滑如苔，捷足如飛不點埃。佛祖不傳真秘訣，黧奴自得笑盈頤。師云：先師永覺老人，諱元賢，建陽蔡氏。初聞南泉斬貓話有省，作偈呈壽昌，昌令放下苦參。一日讀法華，至寂寞無人處，讀誦此經典。我爾時為現，清淨光明身。喜不自勝，遂問昌曰：如何是清淨光明身？昌挺身而立。師曰：祇此更別有。昌遂行。師當下豁然，如釋重負。隨入方丈，通所得。昌遽棒之三，曰：向後不得草草。仍示偈曰：一回透入一回深，佛祖從來不許人。直饒跨上金毛背，也教棒下自翻身。師猶疑：因甚更要棒下翻身？越四載，因過延津，聞同行僧唱經云：一時聲欬，俱共彈指。是二音聲徧至十方諸佛世界，廓然大悟，徹見壽昌用處。道霈頌曰：奇珍滿載泊延津，兩岸風光越樣新。一自釣船翻却後，瞿曇無地著閑身。

師云：諸佛說法，有二種語：一者隨自意語，二者隨他意語。隨自意語者，如來出世，無非為一大事因緣，所謂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無柰眾生積習濃厚，不能領荷，只得隨他意語。始于鹿野苑，為憍陳如五比丘，三轉四諦法輪。四諦者，謂苦、集、滅、道也。苦、集是世間果因，滅、道是出世間果因。三轉者，謂示轉、勸轉、證轉。示轉者，謂此是苦逼迫相，欲界苦苦、色界壞苦、無色界行苦是也；此是集招感相，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身見、邊見、戒取、戒禁取、邪見等是也；此是滅可證相，真諦涅槃離諸生滅是也；此是道可修相，三十七助道品等是也。勸轉者，謂此是苦，汝應知；此是集，汝應斷；此是滅，汝應證；此是道，汝應修。證轉者，謂此是苦，我已知，不復更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，不復更斷；此是滅，我已證，不復更證；此是道，我已修，不復更修。陳如五比丘，聞佛法音，頓斷見思，證阿羅漢，是為聲聞乘也。緣覺乘有二種：一者利根，出無佛世，是為獨覺。孤峯獨宿，觀緣散滅，自悟無生。二者出有佛世，觀十二因緣得道，名為緣覺。十二因緣者，一無明(不了第一義諦，故名無明)，二無明緣行(行謂罪行、福行、不動行，此二支是因，屬過去)，三行緣識(識者，第八阿賴耶識，為行牽引，最初投胎)，四識緣名色(與識共生四取蘊，為名色也)，五名色緣六入(謂名色增長，為六八也。識、名色、六入三支俱在胎位)，六、六入緣觸(謂出胎之後漸至長大，根、境、識三事和合生觸)，七、觸緣受(謂觸境領納為受也。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五支是果，屬現在)，八、受緣愛(於受染着生愛也)，九、愛緣取(謂受增長是取也)，十、取緣有(謂取所起有漏業為有也。愛、取、有三支是未來因)，十一、有緣生(謂從業起蘊為生)，十二、生緣老死憂悲苦惱(謂蘊熟為老，蘊壞為死，意地為憂，涕泗咨嗟為悲，五根為苦，憂苦轉多為惱)。已上十二因緣三世流轉，此因緣故集，無有集者。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乃至有滅則生老死憂悲苦惱滅，此因緣

故滅，無有滅者。如是隨順觀察緣起之相，是緣覺乘也。菩薩乘修行六度，謂施、戒、忍、進、禪、慧也。六度度六弊，謂布施度慳貪，持戒度毀犯，忍辱度嗔恚，精進度懈怠，禪定度散亂，智慧度愚痴，是權乘菩薩事。六度若了知自性本無慳貪，隨順修行檀波羅蜜；了知自性本無毀犯，隨順修行尸波羅蜜；了知自性本無嗔恚，隨順修行羼提波羅蜜；了知自性本無懈怠，隨順修行毗離耶波羅蜜；了知自性本無散亂，隨順修行禪定波羅蜜；了知自性本無愚痴，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。度度皆是隨順自性，非自性外別有六度可修。如是則能優入圓頓，是謂無作妙行，為菩薩乘也。

師曰：三因佛性應須知。三因者，一曰正因，二曰了因，三曰緣因。正因者，即一切眾生本有靈覺之性。了因者，謂眾生雖有此性，無始劫來未曾了悟，須得了因力，方能照見。所謂非生因之所生，惟了因之所了是也。緣因者，既了悟已，應稱性修行六度萬行，自利利他，福慧圓滿，成兩足尊。

師曰：學道之士，先須究明萬法生起根本。根本若明，入道自然無惑。昔世尊未出世，西天九十六種外道，各宗其宗，人主出奴，互相是非，猶如水火。總而言之，不出無因、邪因二種。無而忽有，是曰無因；所計虛謬，是曰邪因。有計萬物無因無緣，皆自然生、自然滅。如烏色非染，鶴色自白。瑜伽論中有問曰：何因緣故，彼諸外道起自然見？答：謂見世間無有因緣，或時欻爾大風卒起，或時一日寂然止息，或時忽爾暴沙瀰漫，於一時間頓即空竭，或時鬱爾果木敷榮，或一時間颯然衰頹。由如是故，起如是見，立無因論。或計二十五諦從冥生等，或計六句謂實德業大有同異和合等生，或謂大梵天等生，或計時方微塵虛空等，而為世間及涅槃本，即是邪因也。如此方儒道二教，儒以大極為因，道以自然為因。道經云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周易云：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等。皆不出此。若謂無因，乃成大過。謂不應生物，則合常生。石女則應生兒，龜毛亦應生物。不修萬行，應得涅槃，則世出世法一時俱壞。若計邪因，因雖不無，不達唯心，所計虛謬，其過亦等。世尊出世立正因緣，諸計皆破。正因緣者，人天教中謂三界六道依正二報，皆從業因緣生。小乘教以六識三毒為世間根本。中論云：三毒因緣起于三業(身口意)，三業因緣起于三行(謂罪行、福行、不動行)，是故有一切法。大乘始教說有八識，唯是生滅建立生死及涅槃因。故攝論云：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，由此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得。界即因義，謂種子識也。其所立識唯業惑生，真如凝然常恒不變，不許隨緣。大乘終教所立八識，通如來藏隨緣成立。經云：佛說如來藏，以為阿賴耶，如金與指環，展轉無差別。一切眾生平等

一性，但是真如隨緣成立。頓教總不說法相，唯辨真性，亦無八識差別之相。一切所有唯是妄想，一切法界唯是絕言。一乘圓教所說唯是無盡法界、性海圓融、緣起無礙等。若能從淺至深究竟窮極，知一切法皆是性海緣起、圓融無礙，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，生死即涅槃、煩惱即菩提，平等平等、無盡無盡。不唯始終頓是圓，即小乘人天以及儒道西天九十六種等，皆是圓教也。

師曰：諸佛眾生，山河大地，與我同一法身，諸公還信得及麼？夫法身者，即當人本有之自性也。周遍十方，彌綸萬有，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罔眺其後，高而無頂，深而無底，旁而無邊，中而無在，淨躶躶，赤洒洒，譬如虛空具含眾相，於諸國土平等隨入，於諸境界無所分別，口欲譚而詞喪，心欲緣而慮忘，唯證者相應耳。昔小壽禪師因負薪墮地，豁然開悟，乃作偈曰：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，山河并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看他得底人，吐語何等親切，直下如空合空，了無縫罅也。如或不然，當信佛語一乘了義，契自心源。蓋佛語者，一句是一句，一字是一字，真實不虛，非浪語也。華嚴經云：十方諸如來，同共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無畏亦然。此偈蓋謂佛佛同體也。又云：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謂上至諸佛，下至羣生，與當人自心同一體性，何差別之有？又云：法身遍在一切處，一切眾生及國土，三世悉在無有餘，亦無形相而可得。謂此法身雖無形相可得，而與眾生同，與國土同，與三世同。蓋眾生、國土、三世即法身，法身即眾生、國土、三世，設有毫末許不是法身，則法身有不遍之處。故肇法師云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亦是發明此旨。又云：會萬物為己者，其唯聖人乎？昔石頭遷禪師讀至此，乃拊几歎曰：聖人無己，靡所不己，法身無象，誰云自他？圓鑑靈炤于其間，萬象體玄而自現。境智非一，孰云去來。至哉斯語也。此可謂善會者也。諸公若欲會萬物為己，不妨恁麼會也。石頭後上堂示眾云：吾之法門，先佛傳受。不論禪定精進，唯達佛之知見。即心即佛，心佛眾生，菩提煩惱，名異體一。汝等當知，自己心靈，體離斷常，性非垢淨。湛然圓滿，凡聖齊同。應用無方，離心意識。三界六道，唯自心現。水月鏡像，豈有生滅。汝能知之，無所不備。今眾生不見法身者，以目前有法，見有自己身心，見有三界六道，只在髑髏上作活計。所以眼不超色，耳不越聲。若明得萬法皆是自心變現，如水中月，鏡中像，本無生滅。則所謂法身者，冷冷然頭頭中顯露矣。時有僧問曰：曹溪意旨誰人得？頭曰：會佛法人得。曰：師還得否？頭曰：不得。曰：為什麼不得？頭曰：我不會佛法。你看他古人下語，這裏箇會字也容不得。又僧問：如何是解脫？頭曰：誰縛汝？曰：如何是淨土？頭曰：誰垢汝？曰：如何是涅槃？頭曰：誰將生死與汝？若知得石頭

落處，兩頭坐斷，中道不居，許渠親見法身。三世諸佛證極法身，與諸佛眾生山河國土同一體性，故能具足同體大悲。一苦一切苦，一樂一切樂。盡法界虛空界，凡一眾生起一念處，悉皆知得，現身拔拔。故經云：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羣生前。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。若能信佛功德者，此人具足大福智，不是等閒人也。

師曰：諸佛眾生皆具三身四智。三身者，法身、報身、化身也。六祖大師云：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佛與眾生同一法身，無二無別。佛之報身有二：一、自受用身，唯佛與佛乃能知之；二、他受用身，則盧舍那佛萬德莊嚴，為十地菩薩說華嚴經者是也；化身者，即梵網經云爾時盧舍那，方坐蓮花臺，周匝千華上，復見千釋迦，一華百億國，一國一釋迦，各坐菩提樹，一時成佛道者是也。但諸佛已證，眾生猶迷，體雖本具，日用不知也。四智者，曰大圓鏡智，曰平等性智，曰妙觀察智，曰成所作智。迷即為識，悟即成智。識有八種：一、眼識；第二、耳識；第三、鼻識；第四、舌識；第五、身識；第六、意識；第七、末那識，此云染汙意，即六識之根也，以與我痴、我愛、我見、我慢四惑相應，執第八阿賴耶識見分為自內我，一向內緣眾生，我執堅固，牢不可拔，根本在此。第八阿賴耶識，此云藏識，具三藏義故：一能藏，以能含藏根身器界種子故；二所藏，以自體藏於根身器界種子中故；三我愛執，藏為末那，執為我故。亦名根本識，為前七識作根本故。又名異熟識，以能酬第六識所造，引滿二業，隨類受生，謂異時而熟，異性而熟，異類而熟故。轉智者，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，轉末那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智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。識智本無二體，但有迷悟之殊，眾生用識，菩薩用智。涅槃經四依品中，令依智不依識者，正令其轉之之功也。

師曰：眾生無始以來，昧却靈明廣大自性，妄認四大為身，見聞覺知為心。楞嚴所謂譬如百千澄清大海，棄之唯認一浮漚，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，名為可憐憫者。夫四大者，無過一髑髏耳，雖行坐去來，語言音響，猶如機關木人，線斷即休。見聞覺知者，無過一六塵緣影耳，雖聞聲見色，昭昭靈靈，猶如水中之月，旋即蕩漾。目因業受身，身還造業，從心起境，境復生心，轇轕纏綿，無由得出。華嚴經云：此諸凡夫，愚痴無智，甚為可愍。有無數身，已滅、今滅、當滅，如是盡滅，不能於身而生厭想，轉更增長機關苦事，隨生死流不能還反，於諸蘊宅不求出離，不知憂畏，四大毒蛇不能拔出，諸慢見箭不能息滅，貪恚痴火不能破壞，無明黑暗不能乾竭，愛欲大海不求十力，大聖導師入魔意稠林，於生死海中為覺

觀波濤之所漂溺。此諸眾生受如是苦，孤窮困迫，無捄無依，無洲無舍，無隩無目，無明覆翳，黑暗纏裹。我今為彼一切眾生，修行福智助道之法，獨一發心，不求伴侶。以是功德，令諸眾生，畢竟清淨，乃至獲得如來十力無礙智慧。今菩薩發心，欲度眾生，先令看破此身。身見既破，則心見不破，而自破矣。昔有人獨宿空亭，至中夜，見一鬼持髑髏至，後一鬼隨來。二鬼各爭，謂是我屍。爭之不已，遂問人曰：此尸是誰持來？其人思惟：二鬼凶惡，不若實言。遂指前鬼曰：是彼持來。後鬼大怒，遂拔其人一手食之。前鬼曰：是吾累汝。遂拔尸一手補之。通身拔食既盡，乃舉手拭口而去。前鬼一一以尸補之。天明，其人心中狂亂，乃至祇陀林，見諸比丘，問曰：我有身否？由一僧房，至一僧房，皆如是問。有尊者曰：此人知無身可以度矣。遂謂之曰：汝本無身，乃假借四大以為身耳。其人大悟，證阿羅漢果。

陳蔚公居士曰：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此天命之本體也。天命之謂性，此天命之流行及物也。師曰：此亦一說也，但性字似說得淺了。愚謂天命二字，即本詩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而來。於穆謂天，不已謂命。之謂性三字，乃子思子註脚之詞，謂天命即凡聖共有之玅性也。眾人與聖賢皆同此一性，但眾人背之而妄行，日用不知；聖賢盡之而還源，循性起用。若能依道修習，忘情合性，則眾人亦可以至於聖賢也。

蔚公居士曰：周子主靜，程朱主敬，此超凡作聖要訣云云。師曰：靜敬，孔門玅諦也。宋儒拈出示人，極力發揮，最為親切。即釋氏入道之方，亦豈能外此？若更明得靜敬之本體，如伐樹得根，灸病得穴，皆可應手而驗矣。古云：學佛始知儒。此語豈欺人哉？但今初學佛法，且從一門深入，不必一一配合。若果於佛法深生正信，子細研窮，豁然貫通，則不獨靜敬與佛法合，凡四書五經中，無一句一字不是佛法中第一義諦也。

答程墨庵居士三問

一、問曰：文殊師利菩薩言：脩行菩薩，割截身髮染色袈裟，不應如是出家；割截煩惱，除一切眾生貪嗔癡色，則名為出家。具足梵行，獨住寂靜，不應如是出家；攝惡眾生，令住智慧，則名為出家。自樂精進，意求涅槃，不應如是出家；勸化眾生，先為一切眾生，堅心求涅槃趣路，則名為出家。洵如是言，在家出家，有何分別？世尊必以剃度為制，其間差別，當在何處？又世尊言：一切天梵王臣、婆羅門眾，俱可同住；唯聲聞緣覺，非真善知識，不可與同往。吾輩出家，當從事何人？師答曰：二乘出世，論其迹故，以

割截身髮染色袈裟為出家；菩薩入世，論其心故，以割截煩惱，除一切眾生貪嗔痴色為出家。若得其心，則割髮畜髮，在家出家，無可不可。苟滯於迹，則非獨割截身髮，染色袈裟，非是出家。即執割截煩惱之言，而忽夫割髮染衣之制，亦非真出家矣。二乘志于自利，故以具足戒行，獨住寂靜，意求涅槃等為出家。菩薩志于利他，故以攝惡眾生，令住智慧，乃至先為一切眾生，求涅槃路等為出家。若果發大乘心，自未得度，先度眾生，其利他之功，即是自利也。至云一切天梵王臣婆羅門眾，俱可同住者，以凡夫識性無定，尚可發心，所謂卑濕污泥，乃生蓮花是也。唯聲聞緣覺，非真善知識，不可與同住者，以二乘定性，不能發心，所謂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花是也。故法華不許親近二乘，而梵網有背大向小，及暫念小乘之戒，正恐親狎既久，染其二乘狹劣之習也。

二、問曰：貪嗔痴三毒雜心，真可怖畏。而菩薩貪取大乘亦貪，忿怒不修亦嗔，百劫千生欲化難化亦痴，豈三毒于菩薩分中不為毒耶？然此三者，罪垢何輕何重？何後何先？何可犯何不可犯？何能去何不能去？貪生于慾，慾淡則滅；嗔生于忿，忿熾則增；痴秉于性，性愚則固。欲修行人，情可去而性不可強，將如之何？師答曰：眾生三毒根于情識，而菩薩三毒發於智悲。較之以實際理地，不立一塵，則智悲亦名為毒矣！較之以情識，則相去霄壤，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可同日而語哉！至謂情可去而性不可強者，乃稟賦習性，非真性也。以真性離念，本來清淨，智悲且不可得，況情識乎？未見真性而謂情可去者，亦徒虛語耳！

三問曰：偉幼性愚鈍，執拘蠢頑，不信佛乘。然夢寐間，或升天上，題詠讚嘆；或在極樂界，禮拜佛塔，見塔無央數；或在玉山上行，而夢亦多靈。或驗于時日，或驗于年遠，語言事跡，無不符合。近來日中，口談般若，不能無夢，已不勝慚愧矣，亦多不靈。甚或所作，皆非意想；或入王宮，與嬪妃彩女娛樂，受大恐怖；或為大將軍，指麾戰陣，殺人無數；或往羅剎國，招親生子；或乘大船，入大海水，漂泊無極；或入地獄，為閻羅王所嗔，既又為王拜讚，食肉毀禁，無所不至。若斯夢境，豈道力之不堅耶？抑多生積習之未忘耶？抑或有他識先兆之耶？請解其惑。師答曰：夢者，想也。以多生般若種子不純一，夾襍妄想，故發于夢寐，亦善惡逆順，變易多端。道力不堅，多生積習，他識先兆，皆有之矣。若能豁開正眼，洞見性源，則夢想斷，而大夢覺矣。梵語佛陀，此云覺者。華嚴經云：佛心無有他，正覺覺世間。此之謂也。曰：至人無夢，信矣。然則佛夢金鼓，孔子夢奠兩楹，此何以通？師曰：喚作佛，喚作孔子，早是夢了也，況金鼓兩楹乎？問者唯而退。

五位宗旨

正中來，乃五位之樞紐，前二位入此者也，後二位從此出者也。正中偏，約初悟時立，理是正，悟是偏，故有莫恠相逢不相識，隱隱猶懷舊日嫌之語也。偏中正，約轉功就位時立，偏是功，位是正，故云分明覿面別無真，休更迷頭猶認影，亟策其攝偏歸正，盡力推爺向裡頭也。正中來一位有三，前半則轉功，而猶未就位，只是一色境界，次則一色已消，歸於正位，尊貴之極，毋容觸犯。教中云：此是學位，非是證位，故須從中轉身，不許住著也。後半則已於位中轉身就功，而猶未與塵境合，所云無中有路隔塵埃是也。同安云：纔著垢衣云是佛，却裝珍御復名誰。又云：木人夜半穿靴去，石女天明戴帽歸。皆此意也。古德立小五位，及四轉靈機，皆為此而設。蓋此一位，初入為難，既入而從位中轉身，為尤難也。苟未入此，只是博地凡夫，既入不能轉身，而便於中作證，又墮二乘。試讀華嚴第八地，則可知矣。兼中至，約功位雙彰時立，兼中到，約功位雙泯時立，大意如此，且止葛藤。

開化禪人聞余與石潮禪師論五位宗旨，大生喜樂，出紙請書，遂為述其梗概。看畢，付之灰燼可也。

誡捕黃蛤文

百丈山黃蛤者，廼蝦蟆之種族也。每臨春候，牝牡羣來，盈于田疇，塞于道路，止圖生男育女，不知避死趨生。鄉人無知，競取而食，不啻拾礫之易也。梟其首而剝其皮，刳其腸而戮其肉，血流滿地，宛與人血無殊，頭集成堆，竟與人頭何異。痛苦莫忍，而殺者不知，怨恨徹天，而食者不恤。相傳昔黃巢嘗聚兵于此，劫殺民命，感報如斯。夫殺人而為人所殺，因果無差，食蛤而轉身作蛤，酬償不爽。至於牛、羊、犬、豕、鷄、鵝、鴨、鴿、魚、鱉、鰍、鱔、蝦、蜆、螃蠏、螺螄之類，但有生命而殺食之者，其填報一如黃巢之於黃蛤等無異耳。生生常在輪轉，世世無繇解脫，匪憑三寶之力，曷釋累劫之愆。崇禎癸未冬，余住靜此山，嘗集同袍，代為懺悔，二十餘年，此類絕跡。至于近年，又復繁盛，後生輩沿其故習，爭相捕食，不念他命死苦，惟資我舌味甘，皆由未遇佛法，不信因果，不知罪福，故造茲殺業，釀現世他生無窮之苦也。今康熙辛亥秋，余復遊芝城，乃特邀諸善友，倣癸未故事，為蛤與食蛤者同伸懺悔，所冀佛光洞照，法力冥資，俾捕蛤者凶心頓息，不噉蛤肉而免墮蛤身，為蛤者慧性增明，不銜冤報而永超蛤趣。慈眼相

視，彼此無殺害之心，法會同登，人物有恩親之樂，期生安養，畢證菩提，是所願也。惟祈高明者轉相勸化，功莫大焉。

李偉吾居士五十慶九文

余來富沙白雲，興建覺皇寶殿，辱大長者偉吾李公行檀波羅蜜，而功德有成。又每策馬過從，論道談心，亹亹不倦。可見夙具般若因緣，一旦會遇，非偶爾也。茲辛亥冬十月十有九日，值公大衍用九之辰，念無可為公壽，乃織蕪語而進之，以申曝獻之誠。嘗聞之古德曰：福觀人量，壽觀人用心。意謂量之大小，則福之有無見焉；用心之厚薄，則壽久豐歉見焉。公之量，包含恩怨，和融上下，汪汪然若萬頃滄溟，攪之而不渾，注之而不溢，納百川而匯眾水。其為量也，詎谿澗盆池之量可測而知哉？公量如此，則其福德深廣，曷可涯涘？公之用心也，雖身處塵勞，而心遊物表，問道諸山，津梁廣佈，宛有摩詰、老龐之風。其造佛飯僧，印經濟眾，皆公之無作玅行矣。公之用心，孳孳在此，則其壽量，曷可量乎？公今方當五十知命之年，正如赫日方中，普天照曜。而余與公同遊如來大光明藏中，互為賓主，相為激揚，即一語一默，一動一靜，無非公之壽光掩映，流通發揚者。豈世俗龜齡鶴筭，日升月恒之論，可同日而語哉？至于法身無相，壽量無量，根盤天地之先，光逾日月之上，則公已默契于言外矣，非區區筆舌所能盡。姑述公之雅量廣大，與用心福善，為公大福大年之卜云。

遠公詠

遠公居廬山下，持律精苦，過中不受蜜湯，而作詩換酒飲。陶彭澤送客，亡貴賤不過虎溪，而與陸道士修靜行過溪百步，大笑而別。禪月有詩云：愛陶長官醉兀兀，送陸道士行遲遲。買酒過溪皆破戒，斯何人斯師如斯。宋黃魯直詩云：邀陶淵明把酒椀，送陸修靜過虎溪。胸次九流明似鏡，人間萬事醉如泥。余竊倣之曰：愛陶醉裏能深省，友陸異中還有同。換酒過橋楔出楔，直令千古仰高風。

黃宇珍十二影詩序

天地萬物總是箇影子，舉世之人是箇弄影的漢，殊不知形為影本，影自形生，而於影上求影，轉見差錯。黃公宇珍隱居村落，年德既高，眼目亦正，乃作十二影詩，即其近者言之，令易曉耳。讀者苟能即其詩以求其影，即影以求其非影，則宇老此作實有深益，非浪

語也。若徒留連於風月，吟咏於字句，則劍去久矣。方乃劾舟，余又不能無弄影之嘆云。

等韻指月序

等韻反切出於釋氏余幼忝入釋，而韻學素未嘗關心。一日，黃子季瑜持所編韻法橫圖音切指月索序，一為展卷，不啻於菟之視水車，了不見其縫隙，序曷可為？雖然，嘗聞之清凉國師曰：字母是一切字根本，如迦、佉、誐、伽等三十四字，以娑(上)、娑(平)、梵、嘶等十二音入此三十四字，則一字中成十二字，復有二合、三合乃至六合出一切字，故名為母。梵天之書，千古無易，不同此土，篆隸隨時也。觀此，則世人徒知等韻字母能切字，而不知其能生一切諸字也；徒知始於神珙，而不知實本諸經論，為世尊金口親宣也。胥可以不學乎？字彙音切橫直二圖出於等韻，最為簡便，而黃子指月一書又出於字彙，是簡便中以簡便。凡留心韻學者，能因指月而入字彙，因字彙而入等韻，因等韻而了一切諸字，因字而了盡萬法，譬如尋流得源，伐樹得根。而季瑜嘉惠後學一段苦心，庶不至唐捐云。

五經宗趣序

永明壽禪師晦無師智，而用眾智為智，集經律論及西天東土諸聖師，以及六經子史百家之言，為宗鏡錄一百卷。所謂舉一心為宗，照萬法為鏡，如融眾器以為金，匯百川而為海，明白示人，如指諸掌，法施之大，不可思議。但時當末法，人安寡聞，每一展卷，罔測涯涘，所以束置高閣，封野馬而飽蠹魚者，在在皆是也。淵雷靜主，粵東香山人，為空隱老人執侍弟子，見地隱實，履行精嚴，習靜建溪之高山二十餘載，以是錄為照心之明鏡，涵泳其中。凡遇拈提法華、楞嚴、圓覺、維摩、金剛處，輒手抄出，成兩鉅帙，名曰五經宗趣。葢欲使讀者得其宗趣以明經，由經以入宗鏡，照了一心，融通萬法，持以示予，且徵序焉。予惟法華開佛知見，楞嚴顯示真心，圓覺指體投機，淨名彈偏折小，金剛則頓空諸相。諸相既空，則可以入不二之門，證圓明之性，至一切事究竟堅固之地，而如來出世大事因緣究竟圓滿矣。是乃遊法海之慧舟，開寶藏之金鑰，不特為宗鏡發起而已。淵公法施之心，亦不可思議，敬辨數語，以為來者勸云。

重刻月上女經序

謝碩公茂才刻月上菩薩經，印施流通，為報母也。其緣起於郡隍，請懸明講師誦月上女經五百部，祈母轉女身云。管東溟公以因緣序之於前，而龍山和尚以劫初事跋之於後。謝子一日持經見過，而咨以經中大旨。余曰：眾生無始劫來，沉淪欲海，無由得出。月上菩薩以同體大悲，示作端正女人，發其欲意，即曉欲之重患，而令入離欲真際，所謂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者是也。經云：若有起欲來觀者，乃得清淨無欲心。不其然乎？眾人欲意既息，即引向佛所，而途中遇舍利弗、摩訶迦葉等，欲勘驗其得忍與否。月上縱其無礙之辨，而直與本分相見，即維摩詰彈叱諸聲聞人，令入大乘，無以異也。舍利弗問月上言：汝於今者行何乘也？為行聲聞乘？為行辟支佛乘？為行大乘？月上報言：如舍利弗所證法者，為行聲聞乘？為行辟支佛乘？為行大乘？舍利弗報彼女言：非也。月上！所以者何？然彼法者，無可分別，亦無言說，非別非一，亦非眾多。爾時，月上報言：舍利弗！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、異相，無別、異相，於諸法中無有可住，故涅槃者實無可滅。迹斯語也，政所謂佛祖位中留不住，夜深依舊宿蘆花者也。舍利弗輩以女相求之，而欲試驗，豈非捕風捉影者乎？月上既見佛，而記其往生極樂，供養彌陀及賢劫中諸佛，然後成佛，即名月上。以此觀之，今禪者徒執理性，而篾視淨土，不肯發願親覲諸佛者，不唯失見佛之緣，恐相似悟頭，而於理性實未曾大通也。更有甚者，直詆念佛求生淨土為下根，而障人進修者，是月上亦下根人，而世尊記其往生極樂，不亦謬乎？自誤誤人，其害匪細，故特表出之，以告諸同志者。謝子懽忭踊躍再拜，請即次其說，以冠諸經首，余不得而辭。

復弁山且拙和尚書

前歲有禪者自寶山來，示以金剛般若尊註，展讀之下，但見辯鋒凜烈，慧海汪深，不落常塗，別出手眼，始知義山古佛出現，放大光明久矣。瞻仰之私，匪一旦夕，限於山川，每以不獲親炙為歉。辛亥秋杪，遊建溪白雲，忽令嗣巢鳴、磐石二公見顧，拜領惠書並尊錄，宛如面覩慈容，親聆謦咳，懽忭踴躍，無以云喻。竊惟我洞上一宗，盛於唐，衰於宋，故當時明教和尚有大旱引孤泉之喻。然其人雖落落，一一皆法門龍象，悟門既真，道德大備，投子而下，如芙蓉、大洪、真歇、宏智諸祖，皆足肩任大法，傳化將來。至於今日，濟宗不在，言即本宗，往往不問人之可否，唯以得之為勝，充塞閭巷，退人信心，正恐絕此一綫，不在人少而在人多，為可憂也。座下所得既真，發用廣大，力荷法門，慷慨激烈，真有程嬰、公孫杵臼之心。但此風大行，不知何所抵止？某道孤力薄，目擊時

獘，救之既無術，隨之又豈肯？所以近日退院捨眾，急欲於無人處卓自了菴，隨緣遣日，又安用以閑名字流落人間，與時輩相頡頏耶？往歲有人來索語錄行實，所以不敢與者，意亦在此。其人不諒，密懷生滅，乃為座下所檢點，不免勞動一番神用，則又某之罪過也。既不敢固執前見，謹略錄數則上呈，以便筆削。路遠無可將意，唯有望弁峰而跂瞻耳。諸惟慈諒不盡。

答檀園大師書

(附來書。　竊惟博山先老祖嵓岸太高，眼目太空，非東苑與先鼓山之得人以布蓋天之網，則何有於今日也。意者謂和尚年甚□，德甚重，化緣甚旺，門庭甚尊，即嚮風依依如某者，有同天隔世之懷，况及其門，入其室，承其法，叨其惠者乎。其毋使他日有如某者其人而憾於博嶠，幸矣。)

師答曰：博山老人非不求人，只是當時無人可求耳。故寧絕其人，存其道，以待後來。豈如今人之濫相授受，便謂之得人可乎？博山嘗謂余集生居士曰：宗門中事，貴在心髓相符，不在門庭相紹。若實得其人，見知聞知，先後一揆，絕而非絕；若不得其人，則乳添水而味薄，烏三寫而成馬，存豈真存？故我意寧不得人，勿授非器。不得其人，嗣雖絕而道自直，自無傷于大法；授非器者，嗣雖存而道自偽，反自破其先宗。有智之士，當知所擇。以此觀之，則博山當時非無所見，而甘作斷佛種人。愚見亦爾，故十餘載來，欲覓一箇半箇有真心者不可得，又豈肯隨波逐浪，以佛祖慧命作世諦流布乎？座下有志荷擔，切在傳持，志固可嘉，然亦當知所擇，斷不可欲速而落今時之行戶也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